



红樱桃

□陈小米

4月，家乡樱桃成熟的黄金时间。站在一大片樱桃林里，抬头望去，红彤彤的樱桃像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珍珠，让人忍不住伸手摘来就往嘴里送，酸爽甜美的樱桃，它可是我孩提时的最爱。

在我的记忆里，樱桃成熟期总是太短，往往从上市到退市也就两周时间。那时候，每到吃樱桃的季节，我几乎天天猛吃。两斤樱桃，我可以一口气吃完，吃得母亲脸色发白，不停地唠叨：“不要命的丫头，看你明天早上拉肚子怎么办！”一个对樱桃近乎痴迷的人，哪里听得进去此时母亲的提醒，我几乎上学吃，放学吃，在教室吃，回家后还继续吃，不吃到拉肚子不罢手，拉肚子了也不肯罢手。

只因这是南方的樱桃，别看个头娇小，但味道酸酸甜甜的，入口细腻，入喉爽滑，入胃后让人回味无穷，这正是我喜欢的味道。

1997年秋，我到了北京，几乎没机会尝家里的樱桃了。北方也有樱桃，色泽鲜艳、个头很大、果肉饱满，但没有什么味道，吞下肚里也没什么感觉。想想家乡的红樱桃，说它“浓缩就是精华”也不无道理。至少，在樱桃的品质方面，南方的樱桃确实是优于北方的。

大学期间，每到4月，我都会躺在北四环学院桥东北角的宿舍楼里那间杂乱狭小的宿舍靠窗户的上铺，对着北四环的车流，以无比美好的心情幻想满树红艳艳的小樱桃。我会一边咽口水，一边给同宿舍姐妹们讲南方的小樱桃以及家乡的樱桃树，吃樱桃的季节，那是多么令人沉醉的时光。

如果樱桃的成熟期再长一些，或许暑假我就能赶回家尝到心心念念的樱桃了。只可惜，美好的东西往往都是短暂的。在我眼里，

野地瓜

□殷彩霞

小时候只要一放学，要好的几个同学便会相约去坡上刨地瓜吃。

地瓜，那是藏在山野里的惊喜，只有从小在农村坡地里摸爬滚打的娃，才晓得那些藏在密密藤叶下的“暗号”。

端午一过，几场透雨后再晒几场大太阳，那些沟边坎上、坟堆旁边、草树丛里，便有铺得满满当当、茂密的地瓜藤，掌形的小叶子有些绿得发亮，紫褐色的藤蔓有些相互牵绊着，有些肆意地伸向不同地方，把半面荒坡都盖得严严实实。

三五小伙伴把帆布书包往坡地里一扔，各种猫着腰低着头寻找野地瓜。那个时候，根本感觉不到正中午的太阳有多晒！也不怕坡上那些长满刺的植物勾破衣服或划破手脚。满坡地钻来钻去，一边刨一边不断地往嘴里塞，同时还不忘把衣裤口袋都塞得鼓鼓囊囊的。

其实，野地瓜也是要分公母的哟！那种圆滚滚颜色浅粉的是公地瓜，咬开寡淡无味，直接吐掉；只有那种形状略长，表皮是深紫红，捏起来软软的、柔柔的自带弹性的，才是甜得沁人心脾的母地瓜，是大家都抢着寻找的宝贝。

刨地瓜也是要靠经验的哟！不能瞎扯藤，乱翻地，要顺着藤找到那种贴着土面长的小果子，有小果子的地方一定有地瓜，只有藏在落叶和浮土下面的才最香最甜！你想象一下，蹲在晒得暖乎乎的坡地上，扒开带有细绒毛的藤叶，混着青草的泥土气息扑过来，一团团紫红安安静静卧在那里，心瞬间就提起来了，那种喜悦感油然而生。指尖轻轻掀开周围的浮土，把圆溜溜的野地瓜轻轻拿出来，熟透了的母地瓜清透的甜香一下子钻进鼻子里，比村口小卖部5分钱一块的水果糖还要勾人啊！

小时候上坡割猪草，胡乱薅两把草就溜到坡边找野地瓜，找到熟透的忍不住先吃几颗，然后就装在兜里，等回家给母亲、哥哥弟弟一起分享。母亲总笑着骂我“不干活就知道嘴馋”，咬一口却眯起眼睛，说还是当年那个味儿。

母亲只要谈起她的童年，眼里往往会闪过一丝

樱桃无论色泽外形，还是口感营养，都无可挑剔。或许，它的存在也只能如昙花一般，瞬间绚烂，让人惊艳，却又在众人来不及有所表达的时候就微笑着款款转身离去。

樱桃内心一定很骄傲吧。高挂枝头，享受着世人的爱慕和喜爱，优雅地展示自己的美丽，蜻蜓点水一般在世人的额头上印下一个浅浅的吻，转眼就飘然消逝。剩下一群傻傻的爱慕者轻轻地抚摸着吻痕，痴人一样回忆着她的味道，她的气息。这大概就是樱桃在我心中，抑或在喜爱它的人们心中最难以忘怀的印记吧！

多年过去了，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恰逢樱桃成熟的季节，我来到了曾经熟悉的樱桃林，尽管我对红樱桃依然情有独钟，但再也不像小时候那样嘴馋了，我更喜欢在樱桃林里漫步，欣赏那一串串红玛瑙般的樱桃，当我再次品尝家乡的红樱桃时，心中涌起的是对家乡的无比热爱和对未来的希冀。

（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作协会员）

棕红
色头发、职业
套装、身姿高挑，
高跟鞋敲击地面的
声音清脆，像急促的鼓
点。对讲机里传来服务员
求助的声音：“高妹姐，龙凤厅
来一下。”“好的，稍等。”

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她，早早结束了学业南下务工。在她的记忆里，青春是明媚的。我小的时候，她说飞机她是常坐的，山珍海味也是吃过的，山川河海更是走过的。我从未觉得那是她在夸耀，只觉得那时她的形象不需要修饰，也是恣意昂扬的。

某天下午，高妹姐要午休，说是午休，其实已是下午两三点左右了。做餐饮就是这样，午市结束后，忙了一上午的她才可以休息。或许是太入神了，她没听见我穿过出租屋巷子的脚步声。我推门而入，她坐在床边，手上拿着一包东西，我想凑近看清楚，她回过神来一把握紧，一边拉出几节卷纸，把那东西包了又包。我假装躲避她警惕的目光，瞥见她翻开布衣柜最里层，把东西小心翼翼放进去。

等她上班了，我像个小偷一样把那个东西拿出来。一层层的纸巾打开，它的样子显现了出来，是一套金首饰：玫瑰的样子，项链、戒指、耳环。

自那以后，她搬了几次家。它不是放在这个出租屋的衣柜里，就是在那个出租屋的夹缝里，跟着高妹姐走着野地，这儿走哪儿。我时常常见她母亲眼里总是暖暖暖的，她给我们说她小时候也跟着外婆在坡上找野地瓜吃。原来这小小的野地瓜，早就顺着坡地蔓延的藤，牵起了好几代人的夏天。

那时候试过挖了几株健壮的藤带回家，种在院坝的泥土墙边，天天给它浇水施肥，它倒是活了，爬满了泥土墙，却只长叶不开花结果。原来这山野的果子，天生就爱荒坡的自由风、野坡的松散土，不肯困在院子里。

现在，超市里的水果堆得小山一样，进口樱桃、顶花荔枝、精品榴莲等等，甜的更甜、香的更香，但比不上野地瓜那种大自然的清香甜味。

野地瓜不是什么名贵的果子，登不上精致水果店的货架，也进不了城里人的下午茶果盘，它就是长在农村坡地上的乡愁，是刻在每个从山野走出来的人骨子里的印记。

（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作协会员）

压箱底的金首饰

□吴新天

始终没见她戴过。

后来，高妹姐干了10多年的酒店解散了。于是，夫妻俩光荣下岗了。他们回老家时大包小裹地拿着，带着酒店的锅碗瓢盆这些家伙什儿。

回老家后，高妹姐好像变了，那套首饰时常拿出来戴。刚到老家时，他们起码走了半个月的亲戚，把酒店的那些家伙什儿当礼品送给亲戚，项链也天天挂在颈上。也是那时，我第一次仔细也坦荡地观察它，层层玫瑰花瓣，在阳光下竟没有出租屋的灯光里耀眼。

一次闲聊，我问高妹姐：“这是不是你的嫁妆或彩礼？”她一笑，然后沉默，随后说：“那时穷，哪有什么嫁妆彩礼，有几床铺盖就算不错了。”我追问：“你这些金子哪里来的？”她笑着打骂我：“偷来的抢来的，小孩子家家的，问这些干什么？”后来，是什么契机记不清了，她说这是她结婚后自己买的，是她25岁存了好久的钱买的。

过了几年，原来那个高妹姐“消失”了。她变得和周围的农村妇女没什么两样，就好似过去的那些日子从未有过。她开始学种菜，但篱笆搭得歪歪扭扭，菜叶也被虫啃得坑坑洼洼。我开始埋怨她一个农村人不会种菜，甚至嘲笑她到处宣传。她和那些农村嬢嬢一样骂骂咧咧地追我，和别人笑着却又羞愧地说她这辈子从未种过菜，人家也回绝道：“没关系，你是城里人嘛！大城市回来的，哪能和我们这些泥腿子比。”

那以后，我总觉得她变矮了，怎么还能拥有高妹姐这个响当当的称号？现在想来，许是她的头越来越低，背越来越驼，脾气也越来越不好了。但她种的菜却越来越好，窄窄的一块菜地，承包了她家全年的饭桌。两栅栏黄瓜，更是能从初夏吃到深秋。

恍然，好像许久没见过它了，也再没见过她躲着悄悄抚摸。也许，它又被她收进了老屋的箱底，和她的25岁叠放在一起，变成了过去。

（作者系重庆市梁平区社区工作人员）



非遗三题

□王明凯

石宝寨的传说

一幅画，挂在玉印山上
高过徐徐拔节的江水
高过匆匆赶路的白云
高过一对苍鹰，展翅高飞的翅膀
基座，是皇帝的玉印
是女娲补天，遗留下的五彩石
人们称它为“石宝”

十二层塔楼拾级而上
一层是喊水让路的号子
让船歌，在故事里游泳
一层是凿石济僧的流米洞
贪心不足，石孔再也流不出来
再上一层，有好汉登高一呼，据此为寨
这匹山，便唤作了“石宝寨”

石和寨的榫卯里，刻着忠州的骨血
巴蔓子舍身取义，刎头护城
严太守只做断头将军，不做投降将军
秦良玉精忠报国，巾帼不让须眉
当三峡平湖漫来之时
坚固的围栏，护住一方盆景的魂
古寨的根须里，继续生长着崭新的神话

巴渝灯谜

千年的习俗
是上元之夜的张灯结彩
观赏花灯的脚步
在笑语欢声中摩肩接踵
谜面一旦从灯笼上摘下
猜中的谜底，在手心里眉开眼笑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
是盖碗里，茶水漫过谜面的沉静
“千条线，万条线，掉进水里都不见”
是雨水跌入江面的韵味
“巨人的脚”叫大足
“市树长在山口”叫黄桷树
“滚滚长江万古流”叫永川
“昔日的重庆”，则是南美国家古巴

这汉字的游戏和纸上的舞蹈
被嘉陵江的涛声一染
便烙上了吊脚楼的吻痕
在巴山上拾柴，在渝水里洗澡
是巴渝大地，沉淀在血脉里的奇葩

巫咸孝文

孝文是千年巫咸的夜歌
在亡者的灵前
把一曲孝道唱给亡灵与世人

锣鼓敲开大山的静寂
歌头铺开悼亡的长调
高腔驮着孝心不能等待的哀思
平腔诉说着与故人的情深意长
而朗朗上口的数板
则是瞻老孝老，箴言的流淌
一句帮腔，撞击着乡邻深沉的柔肠

娓娓道来的《送亡灵》
称诵着逝者的生平与德行
声嘶力竭的《哭五更》
释放出送行者如歌如泣的悲情
一首带哭腔的《十月怀胎》
抒发了儿女对母亲的感恩之心
而语重心长的《二十四孝》
则把孝悌与仁爱，种进每一位听者的心灵

如今，这千年的孝经
系着仁孝之根
仍然活在崇山峻岭的褶皱中
活在宁厂古镇和红池坝景区
一曲“孝歌夜堂”，深情款款的传承里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

